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The Selection of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acau

文学卷 LITERATURE

李观鼎/主编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The Selection of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acau

文学卷 LITERATURE

李观鼎/主编



社会科 学文 献出 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李观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
(澳门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128 - 6

I. 澳… II. 李…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③文学研究－澳门－文集 IV. C53 I209. 965. 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7756 号

· 澳门研究丛书 ·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主 编 / 李观鼎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陶盈竹 段其刚

责任校对 / 程 霞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德彩汇智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5.5

字 数 / 473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128 - 6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一、2004 年，澳门基金会推动、组织了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2006 年底，又主办了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这两项活动，均得到澳门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支持，为进一步推动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在此背景下，澳门基金会决定编辑一套丛书，对过去 1/4 世纪的澳门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2007 年初，澳门基金会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围绕《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的编辑工作展开了讨论和论证，并取得共识。

三、为了扩大与深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和影响，2009 年中，澳门基金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达成多项图书出版合作计划，其中《文选》系列成为首批合作出版书目，全国发行。

四、《文选》分政治卷、行政卷、基本法卷、法律卷、社会卷、文化艺术卷、历史卷、教育卷、文学卷、经济卷、语言翻译卷和综合卷共 12 卷，每卷一册或多册。

五、文章选取标准为：①原则上主要在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取；②文章研究的范围以澳门为主体；③作者以澳门人为主；④所选文章需具有较高水平，在发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⑤文章的发表语言以中文为主，外语发表的暂时不收，由外文译成中文的可适当挑选。

六、文章的收集年限由各卷主编决定，但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至编辑时出版、发表在期刊内的论文为主。

七、由于未能联系到作者而无法解决版权问题，主编选出的某些文章未能收入。

八、由于整套丛书原预计在 2007 年底前出版，最新发表之论文未能收入。待这套丛书出齐后，希望每两年不分学科再出一卷，以同样的标准收录最新的研究成果。

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

——序

李观鼎

我总觉得，最难做的文章，大概莫过于为别人的著述写序了。好的序文，对他者之撰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审视，对读者所期是一种深入浅出的导读，要求实在很高。而限于时间，主要是限于识见和水平，我自感弗能。也曾想到另请高明，却又不忍心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将细读这几十万字的“包袱”推给师友。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做这一篇未知可否称得上“序”的文字。这里无意评价卷内具体篇什，而只是依照自己选择的角度，略述对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的一点看法，就算是参加与作者诸公座谈吧。

—

我始终认为，澳门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非商品化。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并未因金钱而喑哑了自己的歌吟，糟蹋了手中的笔墨。澳门文学于物欲喧嚣的重重包围下保持了自我，终未在物质和金钱面前自惭形秽。而保持了自我，也就保持了“个人话语”的纯洁性和自由度。如是，“自我”成为澳门文学“言说”的起结点：述录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体验，展露自己的良心，抒发自己的性情。而在说给别人听之前，先要说给自己听，过了“自我”这一关。在许多人眼里文学已经相当普遍地被边缘化的今天，澳门文学却走向了自己的中心，守住了文学的本真，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事。

这样说，绝无从事澳门文学创作的人不需要金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



的意思。生活于货币时代，谁无金钱之需呢？但是此“需”却人各不同：有的是为钱而写，赚钱成了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有的则是为写而求钱，以作品换取金钱乃为保障生存和审美创造的延续。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对此，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论》中曾做过严格的区分：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弥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五英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五英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

马克思所谓“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性质。文学是人的心灵和精神需要的产物，是人的“天性的能动表现”，是生命存在和人生追求的一种“必要”。精神无价，故文学无价。英国大诗人弥尔顿仅仅为了生活才出卖自己的作品，因而他的艺术创作是“非生产劳动”。而“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就不同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并为资本的增值服务，已经毫无“天性”的升华和“能动”的创造可言。这些作家连同他们的作品全被商业化了。

从澳门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来看，其“非生产劳动”性因别具特点而更为鲜明突出。如果说弥尔顿这样的诗人还可以凭着出卖作品维持生计的话，那么澳门作家连这一点也谈不上。因为他们的创作所得的报酬以及等待报酬的时间（至少一个月，甚至数月），远不足以应付生活所需。事实上，在澳门没有一位作家是靠写作养家糊口的。他们每个人都要打一份工，甚至两三份工，文学创作完全是业余的事。澳门作家“栖息”的“诗意”，是在工作和生活繁重负担之下，从“爬格子”、“敲键盘”的孤寂和辛劳中焕发出来的。而这，正是澳门文学特殊性所在，也是澳门作家作品可爱、可贵之处。

澳门文学的“非生产劳动”性，令其大大降低了文学艺术商品化的影响，避免了许多弊端。它不属于资本，而属于灵魂。金钱可以扶植它，却不能控制它；可以鼓励它，却不能利诱它。惟其如此，澳门文学有了较多



的心灵成分，成为一种发自心底的真实追求，一种自由书写，一种“尽兴所为”。尽管其功力和才力尚待提升，视野和襟抱尚待拓展，但它从未远离真挚、善良、人性，并为此拒绝敞开心扉。虽然当下影响甚至左右文学艺术的因素越来越多（如市场、媒体、技术等），但澳门文学并未在艺术上“透支”而“负债经营”。它无须为了作品销路而去媚俗，而去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无须为了商业利益而制作“快餐”，批量生产“跟风”作品，以大量“复制”消解原创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也没有因经受不起“摩登”诱惑，而拜倒在各种“新潮”、“先锋”的脚下。在西方思潮汹涌而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有一些人学习模仿现代派，但那不过是崇尚自由选择的澳门人的一种“各行其是”，而并非耐不住寂寞和浮躁的“趋之若鹜”。相反，它注重发扬优良传统，保持独创精神，待心血渗透笔端，一点一滴地浇灌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无论从劳动层面还是作品本身层面看，澳门文学在商品化大潮的裹挟下都保持了相当高的纯粹度。这里涌动着一种自甘艰苦、自甘寂寞的诗性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澳门作家正在发出越来越多的如葛赛尔所说的“灵魂的微笑”。

二

澳门文学如此，澳门文学批评亦如此，同样具有“非生产劳动”性。这使得它获致足够的精神资源，来抵御物质和金钱的辖制，而未匍匐于各种有形无形的威压之下。澳门批评家以独立的人格拒绝成为任何制造轰动效应的工具。其声音发自内心，属于自己，是一种“敝帚自珍”的执著。

众所周知，批评家及其批评的被扭曲和异化，已在许多地方令文学批评陷入困境。当“否定”和“批判”成为一种时尚，一些批评家竟试图以此显示自己的价值。他们受不住媒体和商业陷阱的诱惑，沦为满足后者对武断、夸大和各种奇谈怪论需要的“传声筒”。而商业消费时代破坏力极大的畸形“看客”心理，及其对“否定”、“批判”效应狂热期待的社会氛围，则更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扭曲和异化过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批评家正在脱离批评现场，正在丧失于第一时间引领读者分辨好坏优劣的能力。

但澳门的情况有所不同。澳门的批评语境里，并未出现过在全球化背



景下和大众传媒操纵下产生的那种令人无所适从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澳门文学批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观点完成的对澳门文学形态和状况的判断，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批评，历史的、文化的批评，道德的、精神的批评，还是艺术的、审美的批评，均未见其极端化。在网络文化大发展，大众文化大崛起，大众传媒日益娱乐化，文学在不少地方被“游戏化”、“妖魔化”的时候，澳门文学虽然不够强大有力，却坚持着对澳门文学应有的尊重、中肯的评骘和充分的肯定。这里，没有文学的负面新闻，没有被肆意放大的批判声浪，所谓“酷评”流行不起来，“骂派”批评更难以引起共鸣。市场经济时代的畸形文化心理在这里却找不到它的市场，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奇迹么？

澳门本土批评家，多为身兼创作、批评两种行当而富甘苦体验的“两栖”之士。澳门文学批评，则是一种紧贴文学实际的“在场阅读”。这种批评，不是那种宏大理论的挥写，而是真正关注澳门作家作品及其发展的论析；不是新闻体的“酷评”，而是认真、坦诚的艺术对话；不是居高临下的指点，而是在文本细读之后的“交心”。其中，贯穿着一种真诚，一种关切，一种热爱，一种蕴含所有这些珍贵情感的“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记得1998年，我在《澳门文学评论选》序文中，曾以本土性、温和性、体验性、业余性等方面，对澳门文学批评的特点进行归结，并就其短长做了分析。11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些特点还在，只是经过不断地“扬长避短”，其面目已大为改观了。

现在，澳门文学批评因其本土性而相对保守、短浅、狭隘的眼界，已随着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内地文学实际的联系、研究和比照而逐渐打开。批评家已不再满足于单纯从感性体验出发去阐释、评价文学现象，而开始在理论观照、通则探讨和艺术规律概括上投入较多的精力和工夫。业余性批评与专业性批评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如何建立自己的批评模式，如何在业余的批评中实现理论的深化，已经成为批评家努力的目标。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城温和性民风孕育出来的所谓“说好话”的批评。这种以说“是”为主的批评方式，经多年实践已纳入文学性轨道。它宽容，但坚守批评立场；它纯朴，但讲求审美原则；它“说好话”，但以说真话为前提，从而维系了批评的尊严，使之越来越多地具有“文学”层面的意义。正因此，澳门文学批评不仅未在金钱和物质面前瘫软下来，而且也未在人



际关系面前患上“失语症”。

三

澳门文学的发展，引起外界特别是内地批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且不说澳门文学以独立的章节被编入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被一些学者作为专门课题来研究，单是发表在各地报刊的评论澳门文学的文章就有数百篇之多。

在内地，有不少批评家是澳门的老熟人、好朋友。早在 20 多年前，有人说澳门是“文化沙漠”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反对对于澳门文学的虚无主义了。出于一种热爱和信念，他们从文学萌芽中看到了澳门文化的绿洲。1980 年代，正当澳门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候，他们参与进来，与我们一起打造澳门的“文学形象”。他们虽然身在域外，却心系现场，在阐释文学现象、指导文艺创作、推动理论批评建设、构建澳门文学批评新格局等方面，始终一往情深，不遗余力。由此展开的批评，因十分熟悉澳门文学生态及其历史渊源而毫无隔膜，因与澳门作家真诚地灵魂拥抱而直抵其心灵深处的当代历史，因扎实的文本阅读而获致在批评对象面前的主动权，因贴近澳门现实而充满鲜活感。他们的批评话语间，似乎包含着一种抵达的执拗和趋向的深远。在我们看来，这些内地批评家堪称“亦师亦友”。与他们的长期交流合作，让我们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具举二例。

一是从文本出发的批评原则。我们发现，内地一些批评家面对澳门文学作品，不但有着敏锐的感觉，而且表现出很强的耐心和毅力。他们非常重视文本阅读。这种阅读是反复的、细读式的，不但起始于批评之前，而且贯穿于其后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这一做法，让我们感到一份责任心，一份对批评及其对象的尊重，就像一位中年学者所说的：“一部作品，不读上几遍，连对象都没弄清楚，凭什么对人家说三道四！”批评在文本上的认真作为，在确保批评远离“臆想化”、“浮泛化”和“浅薄性”的同时，还避免了文学文本的被遮蔽。事实上，澳门文学的许多佳作，正是在批评家的文本阅读中被“筛选”出来的。

二是从“文学”层面评价澳门文学的尺度。尽管澳门文学历来重视道德、精神的宣扬，而内地批评家也常以此作为评价澳门文学的重要标准，但是，他们的批评并未脱离“文学性”而成为纯粹道德、伦理意义上的



“讲辞”。作品主题和题材意义的分析，作家思想道德立场的判断，以及文化身份和世界观的探讨等等，都是在文学性轨道上运行，在文学话语体系内展开的。这就启示我们，文学批评的指向永远不能偏离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和审美元素。澳门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因为它具备了文学的品格。只有在“文学”的层面上它才具有意义，只有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澳门文学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科学定位。

对于澳门文学来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内地批评家对澳门文学现场的积极介入和敏锐反应，体现了中国文学界对这一年轻的特区文学不断发展的可能性的热切期待和想象。事实上，这种期待和想象及其凝结的成果，已成为建设澳门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们将格外地珍视它，努力地学习它，以不断提升澳门文学的精神境界和文学品位。

四

本卷收录本地评论 18 篇、内地评论 14 篇，篇幅大体相仿。这样做，一则为了便于读者将两地批评加以比照，二则为了显示澳门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轮廓和线索。

对于本卷文章的作者，以及更多的关注澳门文学的朋友，谨致以深深的谢忱。

是为序。

2009 年 10 月 6 日于澳门

目 录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	韩 牧 / 001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李成俊 / 006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专题发言	李鹏翥 / 019
澳门文学概貌	陶 里 / 031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	叶丽琴 / 041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郑炜明 / 053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庄文永 / 080
后现代的足迹	
——从新生代诗作看澳门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践概况	懿 灵 / 103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	穆欣欣 / 113
澳门小说的未来	
——一个小说作者的观察	邹家礼 / 124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	汤梅笑 / 130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	廖子馨 / 141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	汪 春 / 162
澳门的小说批评	李观鼎 / 184
胡悦胡阅	
——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	黄文辉 / 204



澳门文学边缘人的絮语

——写于“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后 李鹏翥/211

澳门作家的人文精神

——以李鹏翥《磨盘拾翠》为例 龚 刚/216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 朱寿桐 许燕转/221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 饶范子 费 勇/234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刘登翰/245

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 王岳川/262

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

——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演 杨匡汉/268

拨开迷雾窥真景

——过渡期的澳门文学初探 施建伟 汪义生/273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刘登翰/288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

——论澳门新诗的发展轨迹 陈 辽/300

感觉澳门

——澳门散文阅读札记 姜 建/309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朱双一/328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莫嘉丽/344

澳门文学批评概况 古远清/356

“根”的追寻

——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 饶范子/364

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

——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 钱 虹/372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张建华/377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

韩 牧*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由《澳门日报》、星光书店、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的开幕式，并且被邀请参加今晚这个“港澳作家座谈会”。对我来说，不单是高兴、荣幸那么简单，更有一份亲切。我是“马交仔”，在澳门出生，在澳门玩泥沙，在澳门受教育。吃吉大番薯，吃喳咋，吃蛋卷，喝澳门的咸淡水长大的。正如一个女孩子，嫁到香港 27 年了，这次是回娘家。我认为自己同时属于香港和澳门，是有双重身份的。也许，今晚我坐到对面去更为适当。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内地和台湾的文学作品，还有散布在世界各国，如美国、英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华文是官方承认的。之外，还有两个地区的文学作品：香港和澳门。

内地和台湾的文学，一般人对它们有所识，原因在于其出版物多，而且有人整理史料。星马方面，好多年前已经开始有人做这种工作，如新加坡的方修先生，是很有成绩的。马来西亚方面，据知也有吴天才教授、李锦宗先生等。去年冬天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展览，规模很大。因为大受欢迎，后来还在各地巡回展出。香港方面，小思女士以及一些朋友，已开始做这个工作了。澳门是卧虎藏龙之地，也许已经有人开始做，说不定今晚在座之中就有人在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澳门在这方面的表现。

* 原名何思扬，澳门新诗月会创办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理事，国际诗人协会会员，澳门大学文学硕士。



以前，几十年前，我小孩子的时候，是“省港澳”并称的。现在这一个并称开始恢复。像今天这个展览会和座谈会，就是一个例子，是“省港澳”文学艺术交流的一个新开端。不过，在文学方面，不论国外国内，都没有重视澳门，连“正视”也没有。现在，内地已开始研究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叫做“台湾香港文学”，还成立了研究会，开过一次大型学术会议，又出版了论文集，听说今年五月要开第二次学术会议。相对台湾而言，香港这个小弟弟，反而带头，叫做“港台文学”，不叫“台港文学”。香港文学的成绩不一定比台湾高，也许只是香港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包括各式各样的次文化。不管如何，这里面都没有澳门的份。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也许因为澳门没有文艺书籍、杂志出版，别人看不清它的形象。但是，澳门一向是有报纸的。报纸有副刊甚至是文艺副刊，这是中文报纸的特色。记得小孩子的时候，见到过一些报纸副刊的连载小说，是澳门作者写澳门的，例如写一个小学教师的生活，记得那个主人公是住在牌坊附近的。小时候，学校里也常演话剧，剧本往往是老师编写的。这些不就是文学吗？况且还有不少校刊、会刊（记得我的处女作是一篇翠亨村游记，投向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主办的《澳门学生》的），这些刊物上的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况且，还可能有少数作者把描写澳门生活的作品投到外地的文艺刊物去发表。其实，从“五四”至今，60多年，澳门是否真的没有过一份文艺杂志，一本文艺书？是否没有一篇作品是成熟的，没有一篇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澳门的生活呢？记得几年前香港的文学工作者曾讨论过香港有没有文学这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有。要研究的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早还是迟，分哪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些什么特点，出现过哪些作者，哪些作品，成绩大还是小，将往何处去，等等。其实，就是“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也可分别称为“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从1919年开始，直到今天，主要的园地也不是文艺杂志、文艺书籍，而是报纸副刊。最近，我见到《澳门日报》文艺周刊《镜海》的一些评论和新诗，与香港的比较，并不逊色，有些还高于香港。

也许有人会认为，澳门地方小，人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使它失去独立性，把它当成沙田，或者长洲离岛，并入香港。澳门，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甚至语言、语音，都是与其他地方有异的。从1557年开始，澳门就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



个西方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原是香山县（即中山，珠海）的一部分。例如，澳门的方音受中山口音的影响最大。它是古今之间的，又是城乡之间的，自有它自己的特点；我爱书法，正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这些隶楷之间的产物，自有一种奇美。人口不太少，人际关系不至于过分简单；人口又不多，还保存了人情味。这两点，对发展文学有利。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些感人至深的小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就是以小城镇为背景的。现在，澳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正需要我们用文学为它造像，用文学来探讨它发展的方向。文学源于生活生活不同，文学自然不同。就算作品质低量少，但如果描写澳门生活。总是澳门人自己动笔来得真实、真切。谁也代替不了，谁也超越不了。

我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当然，也为了尊重前辈文学工作者的劳绩。

别人没有正视，有时不能完全怪别人，因为澳门的文学面目不清晰，形象不鲜明。正如一个作家，作品没有结集，只是星散在各地、“各时”的刊物上，也难以给别人一个总印象。日子久了，自己的剪报自己也找不到，那就湮没了。

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除了文学工作者外，也许主要责任落在报社和大学、中学的师生的身上。报社有最多的资料，师生有最多的时间。主要工作似应由澳门自己做，广州和香港也应从旁协助这个小弟弟，尤其在出版方面，因为目前澳门还没有出版文艺书籍、杂志的能力。记得几年前，我想自费在澳门出版一本诗集，因为我是澳门人，但是，经过师友努力，也还是没有成功。再说，如果能够搞成“文学大系”当然最好，起码，也要搞一些选集，像散文选、小说选、诗选、剧本选等。“花城”、“三联”也为香港、海外华人出过这类选集。我听说“三联”还准备编印 1949 年至 1983 年的香港小说选、散文选和诗选。这真令人高兴。

在发展方面，我认为澳门是大有前途的。不要认为地方小、人少，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特色，况且，所谓地方小、人少，也是比较而言。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上两个星期，我收到马来西亚朋友寄来一些剪报，是关于那里的文学活动。马来西亚南部有一个“南马文艺研究会”，在柔佛州的麻



坡。去年11月，搞了一次他们全国性的青少年文艺营，地点在居銮。竟然召集了近一百个文艺青少年，由作家、报纸编辑讲课，研讨、活动了两天。老中青少四结合，还邀请了邻国新加坡的文学团体的代表来交流。这也不过是他们所办的文艺活动中的一项，还有很多。麻坡、居銮，在哪里呢？我找出一本内地出版的《世界地图册》，用放大镜找，找到了，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小圈圈，依“图例”，是“人口一万至五万的城镇”，原来人口只有一万到五万。我马上再找澳门，澳门是两个圈，是“人口10万至30万的城市”，不是“城镇”了。香港呢，是两个圈加中间一点，是“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一个比一个高两级。其实，澳门应该再升一级，因为近几年澳门人口大概已有40万呢，总之超过30万了。还有一位朋友寄来一本油印的儿童诗选，是小学生写的，由我的那位朋友指导，是属于《麻坡基督小学丛书》之三。小学校也出丛书。我孤陋寡闻，在港澳，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小学生写诗。最近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诗友。他说，他住的是小地方，人口我没有问，只知道中文地名叫“大山脚”。他说，他那个小地方，爱好华文文艺的有11个人。但我看到他们也出版文艺丛书，而且，竟然是十本二十本的出版下去。我只想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欧西不少画家，甚至美术大师，题材离不开他自己的村镇。小地方也是有作为的。

发展澳门文学，除了组织文艺团体（刚才听到已经有了澳门笔会的筹备小组，真令人高兴）、与外地交流、搞文学班等之外，我以为有三项可以考虑，姑且提出来谈谈。

（1）出版年度文选。每年年底，将该年内发表的作品精选，收集成一册，代表了该年的成绩。至于澳门作者在外地发表的作品，是否可以参选，可从题材是否写澳门，以及初次发表时，本澳的出版物是否容纳得下等方面来考虑。搞这种文选，不但鼓励了作者，也为将来的文学史家提供方便。

（2）举办文学奖。报社可以办，书店可以办，教育团体可以办，学生团体可以办，更可以联合举办。不要像一般报纸的征文，要搞得隆重，使它产生社会效果。奖金可多可少，甚至没有奖金，只有奖座。香港市政局有“中文文学奖”和儿童故事奖。另一个文学奖是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办的“青年文学奖”，在座的谢雨凝女士是评判之一。在座的慕翼兄年前屡次获得这类文学奖的小说冠军。还有一个是“工人文学奖”。这些文学奖，既鼓励了作者、辅导了青年，也发掘了人才。“工人文学奖”这次是



第三届，我们刚刚看完稿，评选完毕。小说组有一篇很突出，得了冠军。一打听，原来作者是一个姓程的制衣女工。她几年前从澳门往港，小学毕业，商训夜中学只读到中二，但她的文笔流畅到令我惭愧。诗歌组里有一首是从澳门麻雀仔街寄来的，作者大概是个青少年。诗没有得奖，但可以见到真情。作者也是可造之材。由此证明，人才是有的，只是如何去发掘、培养而已。

(3) 发展儿童文学。包括大人写给儿童看的和儿童自己写作。中华教育会、星光书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早些时候举办了儿童图书展。据《澳门日报》的“新儿童”版一篇由儿童写的参观记所述，人很拥挤，几重人，他挤不进去买书。这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现象，也证明了，儿童是需要我们去供给他们精神食粮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就是培养文艺接班人，包括读者和作者。澳门要先下手为强，以免被次文化所俘虏。

让我再说一次：越早越好，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

(本文发表于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刊于1984年4月12日“镜海”版《澳门日报》；后收入韩牧著《韩牧评论选》，香港，红出版社，2006)